

昌彼得著

版本目錄
學論集
(二)

學海出版社印行

昌彼得著

版本目錄
學論集
(二)

學海出版社
印行

版本目錄學論叢(二)

著者：昌
出版者：學海
出版社：得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一〇〇二號
發行人：李善馨
發行所：學海出版社

台北市信義路三號一五七番十弄二號三樓
電話：七〇七一六九六三號
台北市郵政信箱二四一二八九號
郵政劃撥帳號一四三五四號

定價：新台幣

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初版

版本目錄學論叢第二輯

目次

目錄釋名·····	一
目錄學的意義·····	一三
目錄學的體制·····	二三
互著與別裁·····	六一
章實齋的目錄學·····	七七
清代的目錄學·····	一〇七
中國目錄學的源流·····	一二九
中國目錄學的特色·····	一七三
改革中國圖書分類之芻議·····	一九一

關於北平圖書館寄存美國的善本書·····	二一
北平圖書館善本圖書目·····	二二九
祁承燾及其在圖書目錄學上的貢獻·····	二七九

目錄釋名

近代社會上的一般人士，甚至於有一部份圖書館的從業人員，對我國的「目錄」或「目錄學」這個名辭，究竟包含些什麼意義，還不甚了了。以圖書作為研究對象的學問，在英美國家稱作 Bibliography，日本稱作書誌學或書文學，我國早期稱為校讎學，近世始通用「目錄學」一辭。Bibliography 一字是從希臘文 Bibliographia 而來，Biblio 是書冊，graphia 的本義是圖象，或者是書寫的過程或形式 (Process or Styles of Writing)，用作接尾辭，則有說明科學的意味 (例如 Geography 是地理科學)，兩個字連起來即是以圖書為對象的說明科學，對書籍的著述、印刷、出版等作有系統的敘述。日本所用的書誌學，其名辭則係採自我國。我國的目錄學雖也是以圖書為研究對象的學科，但在體制上與英美等國有所不同。在了解它包含的意義與研討的範圍以前，先要明瞭這個名辭的淵源。

「目」是一個象形字，甲骨文作  (見鐵雲藏龜十六·一，殷虛文字乙編九六〇，殷虛書契後編卷下三四·五)、或  (見鐵雲藏龜十一·一，殷虛書契前編卷四·三二·六) 等形，金文

中作目（見金文編引步目父癸爵）形，都是取象人的眼睛外匡內瞳的形狀。管子宙合篇云：「目司視」。所謂「目」的本義是人眼。周禮考工記弓人：「斲目必荼」。鄭玄注：「目、幹節目也」。又呂氏春秋離俗覽責信篇：「尺之木必有節目，寸之玉必有瑕璫」。樹木幹節處的形狀與人眼相似，所以也稱為「目」。人眼僅有兩個，而樹木的幹節却有無數，因之後世對於多數的名物，稱之為目，如論語顏淵篇：

顏淵問仁，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
「一」。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」？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。

此處的「目」字概括多數的條目，即由幹節目的意義引申而來。「目」字尚有「要點」的意義，小爾雅廣詁：「最、凡、目、質，要也」。周禮春官箴人：「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……四曰巫目」。
「鄭注：「目謂衆事，筮其要所當也」。賈公彥疏云：

是要目之事，故論語顏回云，請問其目，鄭云欲知其要。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，卒難周備，故請問其目。此云事衆，故亦筮其要目所當者也。

不僅如此，「目」字還含有逐一條舉的意思。按周禮天官宰夫：

「一曰正，掌官法以治要；二曰師，掌官成以治凡；三曰司，掌官法以治目」。鄭注：「

治要，若歲計也；治凡，若月計也；治目，若今日計也」。

又傳公五年公羊傳云：「諸侯何以不序，一事而再見者，前目而後凡也」。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號篇：「號凡而略，名詳而目。目者、徧辨其事也；凡者、獨舉其大事也」（茲據武英殿聚珍本，餘本無「大」字）。皆以目對凡而言，則「凡」的意義，是概括一切，而「目」適與之相反，乃將多數的名物項目一件一件的綫列稱敘。古人著書往往從書中採擷二三字作為篇題，其情形有二種：或是隨事立意，概括一篇的要旨，如莊子內篇的逍遙遊、齊物論、養生主，墨子的天志、明鬼、尚同，荀子的勸學、修身、性惡等篇都是。另一種情形是全篇無中心主旨，則因篇命題，摘篇首的二三字當作篇題。如莊子外篇的秋水、馬蹄、及論語、孟子的各篇都是。這些篇題就是目。故劉向校書，漢書本傳稱他「比類相從，各有條目」。漢書藝文志說他「輒條其篇目」。即是他將一書的各篇名目，皆逐一的條舉。

「錄」之一字，甲骨及鐘鼎文中都沒有，僅有「𠂔」字。「𠂔」、甲骨文作𠂔（殷虛文字甲編一一二三）、𠂔（同上五八九）、𠂔（鄒中片羽三集四五一）、𠂔（殷虛佚存四二六）𠂔（殷虛文字乙編八六八八）等形，金文作𠂔（大保簋）、𠂔（象簋）、𠂔（象伯簋）、𠂔（頌鼎）、𠂔（散氏盤）等形，與甲骨文文字相似。關於這個字的解釋，許慎說是象形字。說文解字云：「

刻木象象，象形」。究竟象什麼形？許慎未作說明。今人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則從而推行云：「疑象為井鹿盧的初字，上象桔槔，下象汲水器，小點象滴水形」。然看凡從象的字，都沒有鹿盧之義，故許慎所謂象形之說，後人頗為懷疑。清王昶說文釋例云：「上象其交互之文，下象其分披之文，要之不定為何物，不得云象形也」。而說文部首訂則逕說「錄」係指事字。說文對於「象」字解釋說：「金色也，從金，象聲」。俞樾兒笈錄則辨其非，云：

樾謂錄為金色，於古無徵，許君蓋依錄字說之。錄從糸，為色青黃也，故錄從金為金色。金之色亦在青黃之間，然非字之本意。今按錄者，象之或體也。象部：象、刻木象象也。刻木必用刀，故或從金。周官職幣曰：皆辨其物，而莫其錄。杜子春曰：定其錄籍也。隱十年公羊傳曰：春秋錄內而略外。蓋古人文字，著在方策，故謂之錄，即從刻木之義而引申之也。

又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：「錄假借為象。按今抄錄字，古刻木為書，故曰錄也」。章太炎著小學答問也說：

凡言記錄者，借為刻木象象之象。古為書契，本刻木為之也。束、縷、錄，古音皆在侯部，得相通假。縷、錄，同為束，猶縷、束同為刻矣。

俞、朱、章三氏都謂錄是錄的假借字，訓錄為象的或體，要比許慎的解釋能得其實。不過朱章二氏謂古代圖書，本刻木為之，則於古無稽。因為我國自殷商時代用簡策作圖書以來，即已用筆墨作為書寫的工具，從來未有用刀代筆刻字在竹木上的事。只有商代的貞卜文字，才用刀契刻在甲骨上，故二氏的這種解釋則未可相信。「象」既是錄的本體字，象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說文解字釋為「刻木象象」，段玉裁注云：

小徐曰：象象、猶歷歷也，一一可數之貌。按剝下曰：象、刻剝也。象象、麗虛嵌空之貌。

則是象的本義是刻剝雕鏤，而且清晰得歷歷可數。刻剝須用刀，遂從金而成錄，因殷商卜辭係用刀刻剝，乃引申為記錄、著錄。關於先秦時代「錄」字的意義，清孔廣居撰的說文疑疑解釋得比較清楚，他說：

象即錄本字。一訓記也，禮弓「愛之斯錄之」、公羊傳「春秋錄內而略外」是。一訓次第也，國語「今大國越錄」是也。又即祿之古文，鐘鼎銘祿多作象是也。刻木者，方冊也；象象者錄祿也，謂錄其功而祿之也。从工、象規架；从乚、象繩墨，皆所謂刻工也，亦即王者之所以程才也。从人，所象之人也，从二，象所刻功與祿之次第也。左右等者，祿之

厚薄必準其功之大小也。（卷上）

雖然他以象形解釋篆文錄字，未免穿鑿，但訓錄字有次第之義，能發前人所未發。按國語卷十九吳語，記載晉吳等國黃池之會，吳師昧明進逼吳師的軍營，晉定公遣使質問，云：

兩君偃兵接好，日中為期。今大國越錄，而造於敝邑之軍壘，敢請亂故？

韋昭注「錄」字，云：「第也」。則吳國所越的「錄」，當是現代會議所依據的議事日程。原來商定日中開會，今吳師昧明進軍，故晉使責吳國越錄，即指斥他不遵守程序。故「錄」字不僅為記錄、著錄，還兼有一定的次第秩序的意義。所以後代每一部書前的目錄，也可以稱曰目次。

「目」字是將多數的名物逐一條舉，「錄」字是含有一定次序的記載，這兩個字在先秦時代即已分別的成為習用辭。至於將這兩個字連成一個專門名辭，始於什麼時候？四庫總目目錄類小序云：「鄭玄有三禮目錄，此名所昉也」。但根據其他的資料來看，四庫總目的說法是不對的。按漢書敘傳云：「劉向司籍，九流以別，爰著目錄，略序洪烈，敘藝文第十」。是記載目錄一辭最早的典籍。又文選李善注任彦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，引劉歆七略曰：「尚書有青綠編目錄」，注王康琚反招隱詩引「劉向列子目錄曰：至於力命篇，一推分命」。據此，可以知道西漢成哀帝時劉氏向歆父子校書，所著作的即已稱為目錄。然就今存劉向的各篇敘錄來看，或稱序錄

，或但稱錄。如文選注引的列子目錄之文，在原書實稱書錄。故劉氏父子校書時，雖有目錄之實，是否已居其名，尚未敢遽定。但在東漢的初葉班固撰漢書時，目錄已達成一個通行的專門名辭，則是無可懷疑的。

何謂目錄？漢書藝文志云：「劉向校書，每一書已，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錄而奏之」。所謂撮其旨意，即是指敘述一書的大意。所以目錄者，目是指一書的篇目，將篇目逐一列舉出。錄則是合篇目及撮述一書大旨的敘而言。錄既是兼包敘與目，則單舉「錄」即可以概括篇目。故劉向校定書後所奏上的篇目及一書的旨意，載在本書前面者，稱之曰「錄」，或「敘錄」。譬如現今流傳劉氏向歆所校定的戰國策、荀子、晏子、管子、鄧析子、韓非子、列子、說苑、山海經等九書書前的敘錄，即是其例（另有關尹子、子華子、於陵子三書書前也冠有劉向敘錄，但因此三種書係宋明人偽作，敘錄當亦出杜撰，故不計入）。將各書的敘錄編集起來而單行者，則稱為別錄，猶之於四庫全書總目之與各書前提要。隋書經籍志著錄劉向別錄凡二十卷。其所以又特著「目錄」的名稱者，蓋劉向奉詔校書，主要在釐定各書的篇目，故特標舉「目」字。因為當時的古書大多是篇卷單行的，如王充論衡正說篇載河內女子獻泰誓，後漢書實融傳載：光武皇帝賜實融太史公書中的五宗、外戚世家及魏其侯列傳各一卷。循吏傳載明帝賜王景史記河渠書一篇，即

是例子。古書既然篇卷可以單行，所以同是一書，各家收藏的本子多寡不一。劉向乃集合每一書中外的藏本，加以讎校，除去重複，定著為若干篇，於是列舉出篇目，以防散佚，且以顯見此校定本與各舊本的不同。如管子敘錄云：

所校讎中管子三百八十九篇、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、臣富參書四十一篇、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、太史書九十六篇，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，除重複四百八十四篇，定著八十六篇。

又說苑敘錄云：「今以類相從，一一條列篇目」。在篇目之後，又作敘錄一篇，發明這部書的旨意，隨書奏進。因為校讎的本意，即以釐定篇目為主，故並舉目而言之，總稱為目錄。各書所載向歆的奏文，或謂作「錄」與「敘錄」者，不過是舉偏以概全耳。

漢魏之世所謂的「目」僅是指一書的篇目，「目錄」一辭，是指一書的篇目及敘錄而言。如上面所舉的文選注引列子目錄、尚書青絲編目錄、及鄭玄三禮目錄等等。故雖以劉氏向歆父子所著的別錄七略，有後代目錄之實，但尚未用此辭作為書名。總括羣書也不稱作目，而名為簿，如魏鄭默編的中經簿、晉初荀勗編的中經新簿等即是。把若干的書名編類成為一部書，名曰「書目」的，就現存的資料來看，大概始於東晉，最早的是李充所編的晉元帝四部書目。此目隋志未著

錄，見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三所收阮孝緒七錄序後附古今書最，云：「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帙，三千一十四卷」。又如南史任昉傳：

昉家雖貧，聚書至三萬餘卷，率多異本。及卒後（梁）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，官無者，就其家取之。

則「書目」之名，南北朝時使用已漸普遍。用「目錄」二字作為書名的，始於劉宋邱淵之所編的晉義熙已來新集目錄。這部目錄，隋志著錄三卷。從其目卷數的簡少，可以推知這本目錄僅載書名，而沒有敘錄，與李充晉元帝四部書目相同。從此以後，一般編書目的，遂相襲沿用。以「錄」字附屬於「目」後，於是但記書目，不列載篇目及敘錄的書目，皆冒用「目錄」之名，如隋志所著錄的六朝各官修目錄，及近世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、清金檀文瑞樓藏書目錄等皆是，則已失去了「目錄」一辭的原義了。

我國的目錄學淵源於別錄七略。劉氏向歆父子領校中秘書，在分類編次撰述之先，須經歷整理校讎的過程。別錄云：

讎校者，一人讀書，校其上下，得謬誤曰校；一人持本，一人讀書，若怨家相對，故曰讎也。（見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引，又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李善注引風俗通亦同）。

校讎者，原意指校勘文字篇卷的錯誤而言。然而自向歆的校讎秘閣圖書，乃將篇章不一，雜亂無序的古籍，經過整理，釐定其篇章，校正其文字，撰述各書的敘錄，以固定它的形質，然後繕寫定本，分類編次，以便於度藏尋檢。這一種工作，自校讎至編定目錄，實有一貫性，而不可劃分。其後如晉代的前易、劉宋時的謝靈運，皆當領秘書監，奉詔整理典籍。以至於唐代的羣書四部錄、宋代的崇文總目、清代的四庫總目等，未有不經歷這些過程的，以校讎始，以編定目錄終。

故前人把這一連串的過程，用「校讎」這一名辭來統括之。而研究這一門的學科，稱之為校讎學。宋鄭樵着通志二百卷，內有校讎略一卷，發揮校讎的學理，以訪求遺籍、校書、詳類例、明編次等項工作，為校讎的主要任務。清章學誠撰校讎通義三卷，也是推闡向歆的錄略之學。且說：

校讎之學，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，最為推見古人大體，而校訂字句，則其小焉者也。千載而後，鄭樵始有窺見，而未盡其意，人亦無由知之。世之論校讎者，唯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，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。近人不得其說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，敘例異同，當考辨者，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，其屬詫聞。（章實齋先生讀書劄記卷一信據篇）

近人范希曾氏曾為校讎學下一定義，曰：「故細辨夫一字之微，廣極夫古今內外載籍之浩瀚，其事以校勘始，以分類終，明其體用，得其總理，斯稱校讎學」。觀以上諸家所說都是標舉校讎學

以統括現代所謂的目錄學。尤其章實齋並否認在校讎學以外，別有目錄學。其實章氏所說的目錄學，乃是指的校勘學，大概他對這新興名辭的意義，還不甚瞭解的緣故。然而世代運替，今與古異。自晉以後，私家藏書漸盛。自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，一部書刻成，印行不下千百部，傳本容易獲得，是故收藏家的藏書，也比往代豐富。而私家藏書，不像前代秘閣的收藏，須要經歷校讎、整理、繕定等等過程。祇要詳類例、明編次，俾使人能夠依據目錄以窺學術的門徑，即類以求書就夠了。故目錄學從校讎學中分化而出，也是時勢之所趨。「目錄學」一詞，始見於清乾隆中王鳴盛所著的十七史商榷（見卷一，謂：「目錄之學，學中第一要緊事，必從此問途，方能得其門而入」）。盛清時代，因受明代人刻書校勘不謹，喜加纂改的反應，校勘學——即章實齋所抨擊「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」的所謂狹義的校讎學——極盛。目錄學已有與它衍分為二途，自成爲一門學科的趨勢。自從西洋學術大量的介紹來我國，國內的新式圖書館紛紛建立，目錄學遂與校勘學分道揚鑠，由往日的附庸而蔚成大國。雖然近人的撰著，如胡樸安的校讎學、孫德謙的校讎學纂微、蔣元卿的校讎學史、劉成炳的校讎述林、姚名達的中國目錄學史等書，所討論的仍爲廣義的校讎學，兼包校勘與目錄。目錄與校勘二者之間，在歷史上固然有密切的關係，但在近世衍分成爲兩種不同的學科，也是不爭的事實。「目錄」這一名詞，起於劉向，涵蓋一書的篇目與

敘錄，晉末或用作為簿錄書名，入唐，且用來作為分類上部類的名稱，實淵源有自。故用此名辭以稱條別源流、分類編次的學科，實遠較鄭章以下諸氏所標舉的校讎一詞來得妥切。